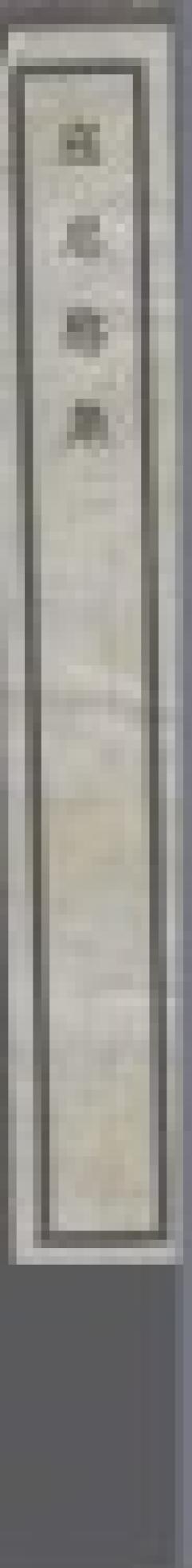


寇忠愍集



關中叢書

寇忠愍集

邵力子署

陝西通志館印

錄藏宋萊國忠愍寇公詩集引

惟有天下之大才斯成天下之大務所謂天下之大才前代姑置弗論若宋萊國忠愍寇公者非其人與其相眞宗也虜犯澶淵勸上親征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非成天下之大務與竟以讒譖謫居遐荒齋志以沒人皆寃之尋詔歸葬洛師又詔復官爵又詔節惠易名又詔史臣述功行以垂後世卒於公無所損而公之名愈彰彰於世矣承裕年甫三十餘讀公之詩知其有劉長卿元微之之風格於是錄而藏之時時展讀則公平生爲人之大概未嘗不往來於胸臆間也時弘治庚申歲夏四月平川王

承裕書

萊國寇忠愍公旌忠之碑

參知政事孫抃奉

勅

上祀合宮之明年夏四月召兩府臣諭之曰故太子太傅
萊國公寇準方嚴鯁亮有文武偉才在

太宗

真宗朝建大功立大節輸謀納忠誠貫白日不幸以譴終
朕甚歎嘉之其敷史氏譏揚勳烈具誌于石用垂示來世
遂以命臣抃翌日又下詔賜旌忠之額且親篆以貢寵焉
臣承命恐悸謹拜手稽首書其事公諱準字平仲其先出

上谷昌平蓋春秋時司寇蘇公有勞於王室因官以命氏後世率多聞人若東漢恂子翌漕河內破蘇茂畫像雲臺爲中興勳臣曾孫侍中榮以辨絜亡匿宗黨潛散他土故譜譟亡傳又數世有徙居馮翊者籍于三峯下遂爲華州下邽人曾祖賓祖延良以唐末亂不仕父湘博古嗜學終有文章名晉開運中登甲科冠多士後應辟爲魏王記室焉知人者惜之以公貴封燕陳晉三國公贈官至太師尙書令曾祖母白氏祖母鄭氏母趙氏封許陳曹三國太夫人準始生風骨峻爽與常童不類及從師入學校趨隅占對毅然有成人風采旣冠讀左氏公羊穀梁傳不俟講說

不循注疏三家異同之說輒援筆剖析以辨明之辭適理
正沛若大手先儒老生曰是真所謂宿習者年十九一舉
擢進士第解褐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太平興國
五年也後三歲補大名府成安軍三遷殿中丞調兵食于
西夏還差通判鄆州得召見稱旨遂給札試禁中授右正
言分直東觀中謝日賜緋袍銀魚罷汝上之命充三司度
支推官俄轉鹽鐵鑪司判官公事會詔百官邊事準極疏
利病天子器之擢署尙書虞部郎中充樞密直學士賜金
紫判吏部東銓未幾丁曹國太夫人憂有詔權奪不得已
起視事淳化改元授左諫議大夫充樞密副使尋改同知

樞密院事封上谷縣開國男是年十月領青州明年九月
召赴闕守本官參知政事中進封上谷郡開國侯至道二
年閏七月知鄧州

真宗皇帝嗣位遷尚書工部侍郎咸平元年五月移河陽
軍二年八月改同州三年夏朝京師行次閩鄉就授鳳翔
府五年五月詔詣行在轉刑曹權知開封府六年六月遷
兵部充三司使進封開國公時始復鹽鐵度支戶部爲一
使景德六年特授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二年十一月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三年二月罷
相進刑部尚書知陝府祥符初扈從東封回遷戶部尚書

知天雄軍四年四月改兵部尙書車駕幸亳權東京留守
六月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八年四
月罷機務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節鄧州諸軍事行鄧
州刺史充武勝軍節度鄧州管內觀察處置使知河南府
兼西京留守司移判永興軍天禧元年二月換節襄州三
年四月詔赴京六月特授行中書侍郎兼吏部尙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充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十二月改尙
書右僕射四年六月罷相授太子太傅進封萊國公九月
降授太常卿知相州八月移守安州途次棗陽貶道州司
馬乾興元年二月再貶雷州司戶參軍準疏通博裕果敢

沈毅能斷大務不循細檢喜風幹善議論與人無城府接物無崖岸顧大義可爲者必奮厲翔躍以身先之其勇若賁獲至於外險中艱斬然涯垠亦坦坦無退衄意聞一善薦道推輓不進用不已附離苟合者疾之如仇讎初補吏治二邑推至信部中會期賦役止計鄉里姓名諭寺門民赴之無毫髮稽遲者本道論薦至有以魯恭卓茂爲比嘗奏事

真宗言切直上怒起準以手攀帝衣復御座持議益勁固神色瞭然事旣決乃退上曰此眞將相才吾得之若唐文皇倚魏鄭公爾歲大旱上問政闕失準對曰在洪範天人

之際若影響是固刑有所不平爾祖吉王維皆陛下朝臣
頌曲法受財各鉅萬計吉伏誅家具籍沒維止校于私室
仍領濠之定遠簿蓋參知政事汚同母弟也陛下重輕如
是亢燠之咎殆天所以誠告上嗟悟者久之咸平景德中
契丹頻歲犯塞多縱遊騎剽略小不利卽引去僞徜徉無
覬意準曰是狃我也願朝廷練帥領簡驍銳分據要害地
以捕之是冬果大舉舉國來寇越瓦橋攻高陵直抵于瀘
魏將飲馬河瑞

真宗憂之召羣臣議或曰寇深入矣宜戒嚴京城益重兵
守衛或有西南之幸准止之曰淺議方今聖德明備上合

天心將臣協和參講師律若帝馭順動一舉而北彼黨類
自當遁走設未然則出兵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衆顧主
客勞逸之狀我得勝算必矣上悅於是大駕北征至瀘南
城中外獻言願駐蹕以觀形勢準曰不過河則人心未寧
膚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
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以大兵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
援日至何慮而不進固爭之連頓首於上前意氣詞語憤
然感慨是日幸北寨御北樓觀視營壁撫勞部伍軍民歡
叶自近及遠聲振于數郡虜相視怖駭不能成列俄而勁
弓伏發殄其元帥因密奉書以請盟朝廷始遣曹利用往

成之御史缺準取沈毅敢言士塞詔同列者不悅屢白吏
持例文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今用例則所謂進賢退
不肖乃虛語耳命去之故士擢用在準持衡時得人爲多
先帝倦庶政丁謂曲姦迎合結權倖以用事準請問便殿
數其姓名曰某與某皆壬人異時不可輔少主願更擇方
亮大臣爲羽翼矧皇太子睿德天縱英聲日茂延師傅議
經史默識古今成敗事見臣僚決機務周知天下安危計
雖周之成漢之昭殆難以擬議陛下胡不協天人之係望
講宗社之正謀引登大明敷照重霄固祖宗萬世之基本
言訖俯伏嗚噎議未下明日黨人以急變聞飛語密中準

準坐此得罪旣行過零陵踰大陂護兵從騎先後不屬溪
夷乘間鈔掠而去已而酋長召告之曰聞寇準在道若等
柰何竊賢相行橐神明其祐若乎趨遣種人持所掠還準
伏道下引罪且拜公慰遣之至南海晨旦朝謁從事如常
時謂其子曰守法奉正士人常操以窮通成敗易之者非
吾意先是署東偏屋凡數楹陋不庇風雨準完基訪材構
爲層樓置几榻其間經史老莊及天竺書環列前後暇或
看誦之賓至則憑高瞰虛笑語燕燕若初無廊廟之貴者
嶠南山水峻絕其道路往往斬崖瀕澗曲折高下馬不能
平進郡縣官有伐竹爲輕輿以迓準者準謝曰吾罪人騎

馬足矣冒炎溽捫險阻日行百里左右爲之泣下準昂然無隕穫容色其度量過人如此及雷陽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岸凡十里準恍然悟曰吾少時有到海祗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迺今日意爾人生得喪豈偶然耶自是色空夢幻深詣諦法危坐終日寂無他營天聖元年閏九月移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衡州司馬是月七日以疾終於貶所年六十三嗚呼非常之功遇非常之器業然後成不世之節待不世之忠賢然後立且準初繇計府入輔屬三聖紹統四隅和晏上方講稽儒術尊右文教以成太平之形容敵人睢盱出我不意衆號